



那个小年夜

父亲给我洗澡

□董鸿杰

马上又到小年夜了，小年三要洗：洗澡、扫房、清洗衣服，以祈求来年的好运与财富；而我又想起了在七八岁那一年，父亲给我洗澡的情景。

那年的北风，一波波地袭来。乌桕树的枝头变得空空荡荡。空荡荡的田野上，那些麻雀叽叽喳喳地，好像为了填饱肚子在不停争吵。

我的肚子早就填得饱饱了，正等着母亲给我洗澡。母亲说了，“小年三要洗，来年不受穷”。那三个要洗的东西是啥？洗衣服，洗碗筷，还是洗桌子？我问母亲。不管洗啥，先给你洗个澡，你看看自己，身上都脏成啥样了！好吧好吧，小年嘛，总是要洗澡的。更何况母亲说了，今年买了一样“好东西”，把它挂在房梁上，拖下来，躲在里面洗澡可暖和了。真的吗？我有点不相信。

等等等等，没想到，母亲忽然被谁给叫走了。临走前，她把那个好东西塞到了父亲的手上，“今天你回来得早，把你儿子的澡洗了吧。”

那一年，父亲刚由种番茄的专业户，因番茄收购大幅减少，亏了本，改成了种蘑菇，撑起了两间蘑菇房。那天，他刚从城里卖蘑菇回来，整个人好像从灰坑里拔出来似的，每走一步，黄色的胶鞋扑打着地面，扬起了一片浅浅的尘雾。说起来，我已经好几天没看到起早贪黑的父亲了，他好像更黑了，也变得更瘦了。一阵风吹来，房梁上的电灯泡摇摇晃晃，我看见父亲的影子，在地上变形，一会儿缩成一团，一会儿拉成了长条。

那个好东西长啥样呢？父亲打开包装，站上凳子，把那个东西挂到

了横梁上；它的颜色是透明的，下摆一直拖到地底。才知道，这东西叫“浴罩”，看上去，像是一个小小的帐篷，又好像一件宽大的雨衣。

父亲开始准备热水。先把澡盆移到罩子里，再提了桶冷水，往澡盆里倒了一半，然后从煤球炉上拎起已经冒气的水壶，开始掺热水。不一会，澡盆里升腾的水汽，把罩子搞得雾蒙蒙的，有点像起了雾的玻璃。

脱衣服吧。我正在那玻璃上画画呢，没听清。脱衣服。父亲侧着脸看了我一下，看着他紧锁的眉毛，我赶紧答应。父亲要是生了气，我的屁股肯定会开花的。赶紧赶紧。我唰唰几下脱掉衣服，嘴里吡吡地叫着，钻进了水里。水里好暖和啊，这个雾蒙蒙的罩子，正好挡住了外面的寒气。舒服舒服，我不由自主地闭上眼睛，抱着身子的双臂，慢慢伸了开去。

别乱动。父亲的手过来了，先是在我的头上拍了一下，然后左手握住了我的脖子，右手抓了我的两只脚，我只好顺了父亲的劲，乖乖地躺在盆里。

睁开眼睛的时候，正好对上了父亲的眼睛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些雾气，我感觉父亲的眼神也是温暖的，并不像往常那样严厉，这让我的心里热乎乎的。

我忽然想到了一件事。那一年夏天，家里的小黑狗跟着父亲进城，回来的时候被汽车一吓，跑丢了。刚开始的那几天，我吃不下睡不着，一听到风吹草动就跑去门外看小黑狗是否回来了，过了好一阵才慢慢淡忘这件事。大约过了两个月，忽然有一天，小黑狗跟着父亲

出现在家门口，它两只眼睛深凹，带着一身污泥，走起路来，还一瘸一拐的。当时，我冲过去紧紧抱住了小黑狗，心里也是这种热乎乎的感觉。

哎呀，怎么那么疼，热辣辣地疼啊！原来父亲开始给我搓背。他蹲在盆边，左手托着我的胸脯，右手拿了毛巾，一下下地用力搓。真疼啊。要是母亲在，我肯定叫出声了，但是在父亲面前我忍住了。父亲似乎感受到了我的疼，手上的力道轻了一些。搓到脖颈的时候，父亲把手掌变成两个指头，在我的颈窝里来回使劲。我忽然又想笑。要是母亲在，我肯定笑了，但是那天我也忍住了。这时候，我看了一眼澡盆，里面的水变得越来越黑了……我忽然有些羞愧。我不敢再去。父亲的眼睛。也就在这时，我感觉父亲的手离开了我的身体。

父亲又去拎热水壶了。这回，他往冒气的热水壶里倒了一点冷水，用自己的手试了一下，好像有些烫。他又提起桶，往壶里添了些冷水。再试，再添。终于，父亲点了点头，然后一手托起我的下巴，一手拎着水壶，开始往我身上浇水。那感觉真的太爽了，那股温暖的水流一下子把我融化了。我好像在一片温暖的水域游泳，无数的鱼儿在我身边环绕……

那天晚上，父亲给我洗完澡，把我抱到了床上。然后，他脱掉衣服，走进了那盆我洗过澡的黑水。在那抹已经不再升腾的热气里，我看到父亲蹲在那里擦洗。那瘦小的身影，在我眼里，突然变得高大起来，越来越大，像是一座高大的山峰——巍然挺立！

弄堂“音乐汇”

□刘星

孩提时代的过年，总让人兴奋不已，且充满乐趣。孩子们一心期待的是压岁钱、新衣服和好吃的。从农历腊月开始，他们便沉浸在喜悦之中。记得在那个没有春晚的年代，弄堂中、邻里间，常常会响起一种别样的“音乐”，热闹非凡。“嚓嚓”“沙沙”“噼哩哩”“啪啦啦”，偶尔还会传来闷声的“砰”“叭”，以及“乒乒乓乓”的锅碗瓢盆声……原来，这是邻里们在制作过年的“炒货”呢！

当手机、电视和数码音乐全无的时代，寂静的城市之夜，临近春节的弄堂小巷里，炒货声如同春节的序曲，或年夜饭之前的小夜曲，在邻里街坊中此起彼伏，悠悠回荡。这声音，对孩子们来说，就像是一种神秘的召唤，引得他们纷纷探出头来，寻找那声响的来源。

记忆中那年代的干果炒货，虽然没有腰果，没有鲍鱼果，更见不到夏威夷果，但当年的葵花子、南瓜子、蚕豆、黄豆炒起来也别有一番味道。每当开始炒货的时候，弄堂里就像开了一场“炒货派对”。大人们忙着炒做，孩子们则围着灶台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锅里的炒货。毕竟这么多的吃货，一年也没见过几次。还有的人家则炒着花生米、年糕干、番薯片等，似乎多了一些讲究。

番薯片，制作过程稍复杂。大人们会用煮熟的地瓜，剥去皮用其瓢，掺入黑白芝麻，揉压成饼状，如一元硬币的厚；再切成二指宽菱形小块，然后放到屋外，待太阳将其晒干；再入铁锅和热沙一起，炒至变硬变半透明才算熟。热炒的番薯片冷却后入口，嘎嘣脆响，再细细嚼来，地瓜的甜和芝麻的香，交织在一起，令人回味无穷。在当年，这可算得上是炒货中的上品了！

如今，炒货公司、炒货作坊比比皆是，制作设备实现了自动化，炒货的品种也琳琅满目。只是同类的炒货，却再也找不回当年的那个老味道。而几十年前弄堂里的“音乐汇”，每当春节临近之时，仍会在我耳边隐隐作响。那炒货的声音、那弄堂里的欢笑、那干果的美味，都深藏在我的记忆中。想起那些场景，心中便涌起一股暖流，让人倍感舒适温馨。

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